

关注

3年孵化千部作品,9部商演验证北京经验

从“种子”到舞台的“绽放”

□刘 婧



话剧《卿卿误我》,孵化展示剧照



儿童剧《正阳门上小雨燕》,孵化展示剧照

3年组织孵化、1304部剧本申请、169部剧本入库、36部片段呈现、9部完成商演——这组数字勾勒出“新时代首都剧本孵化项目”的规模与轮廓,也探索出戏剧人才培养的北京经验:以机制创新培育创作人才,以精品输送提振戏剧舞台,以文化赋能润泽社会。

从“独奏”到“交响”的创新

新时代首都剧本孵化项目自2022年启动便聚焦戏剧剧本孵化与创作人才培养机制的同步建设。全流程孵化链条覆盖了从剧本创作到舞台落地的各制作过程。剧本创作不再是编剧个体的单打独斗。项目平台通过选题引导、专家研讨会、一对一剧本指导、实地采风、剧本朗读、片段展演、全剧呈现等多路径系统性提升作品质量,最终形成剧目与人才双驱动的机制构建,让戏剧土壤自发生长,为舞台输送了一批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时代性的原创作品。

3年来,项目在现实题材、革命题材、优秀传统文化题材和北京题材等方面给予了较强的关注度和持续度。同时,主办方从选题出发,组织了“中轴线主题、大运河主题、航天主题、长城主题”等实地采风调研活动,为创作者提供了丰富鲜活的素材。两轮评审考量涉及题材立意、结构篇章、人物设定、语言风格、落地执行、受众分析等多重因素,从源头上把关入选剧本的艺术质量和孵化潜质。2024年,“名家讲堂”板块的增设再辟蹊径,邀请资深专家授课,打破专业壁垒,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让数十万人次受益。

项目孵化最“吃功夫”的环节是专家问诊与剧本打磨。“一戏一方案”是对项目的精准把脉,也是对创作人才的个性化培养。围绕结构优化、人物调整、细节丰富等方面的剧本讨论会回归艺术创作本质,通过剧本朗读、片段排演等形式,推动文本向舞台呈现迈进并最终实现商业转化。3年来,该项目以政策为引领、剧本为核心、孵化为抓手,持续输出兼具时代精神与艺术品质的舞台作品,实现了社会效益

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从案头到舞台的探索

从立项公示情况可以看出,该项目孵化的作品有多种体裁,包括话剧、戏曲、音乐剧、儿童剧、舞剧等艺术形式。征集公告中涉及的主题在遴选出的剧本中占比最大,其中北京题材展现出较高的区域创作热情:一是以北京地名和遗址为题进行创作的《模式口》《紫光阁铁路》《正阳门》等作品,用地名和遗址讲述历史变迁,在几代人的故事讲述中回望过去,面向未来;二是以饮食起居和文玩雅好为故事内容的《集珍》《六必居》《通利福尼亚大饭店》《坤伶·元年》等作品,在烟火日常中唤醒北京记忆;三是围绕热点话题的再创作,刚刚申遗成功的中轴线激发作者们完成了儿童剧《正阳门上小雨燕》和话剧《风华中轴线》。这些作品从不同维度展现了北京的历史变迁、时代风貌和风土人情,反映了选题政策对剧本创作的引领和创作者对文化深耕的自觉。

目前已经商演的9部作品主要包括历史题材、儿童题材和现实题材三类。其中戏曲《包拯还乡》和话剧《坤伶·元年》以现代意识反观历史,儿童剧《深海来信》《海王星飞船》《垃圾变奏曲》《酷虫学校2》通过富有想象力的叙事完成寓教于乐,话剧《望星河》《伍子胥与哈姆雷特》在历史重构中完成对人生命运和人生价值的思考,话剧《胡同里的党校》在家国同构中完成信仰的传承。这些作品题材特色鲜明,因此,从孵化作品中脱颖而出。

“推介建联”是助推优秀剧本从案头文学到舞台呈现的关键一环。主办方北京市文旅局和承办方宽友文化做“文化月老”牵线搭桥,以推介会的形式召集创作者和出品机构,直接为双方“做媒把关”,建立信任互联的同时,也有效地降低了双方的寻找成本。这种孵化思路充分尊重了艺术生产的规律、激发了市场活力,有效打通了供需关系的“最后一公里”。

出品机构作为项目孵化方、最终实现商业演出

的制作方,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尤为关键。当下已经完成的项目涉及的机构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以文化传承发展为核心,主要强调公益性,这一类包括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北京市顺义区文化和旅游局、南京市话剧团等;二是商业运营型文化公司,以市场为根基,通过跨界融合与IP开发激活文化消费活力、扩大艺术再生产,包括北京巨龙世纪文化、超剧场、爱乐汇文化、仓颉影视等。两类出品机构以不同的制作方式共同促进项目从文本到舞台的艺术转化。

从剧场到社会的文化生态建设

戏剧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承担着连接历史与现实、艺术与社会的桥梁作用,其发展水平反映着社会的文化生态。“剧本乃一剧之本”,剧本质量直接决定了戏剧作品的成败,这其中的核心环节在人。项目为创作者提供实践平台,特别是为青年编剧人才提供了难得的“入场券”,张丞、张达、邓天乐、李子岩、付伯舜等编剧的作品多次入围,通过多次孵化成长为戏剧新生力量,这是人才梯队建设的良性反馈。这种连续性孵化帮扶让创作者能在反复的专业沉淀中快速积累经验,从而转化为更高效的剧本产出。

项目平台的孵化始于剧本这颗“种子”,最终在剧场实现“开花结果”,在观众的审美体验中完成“升华”,从而逐渐建立起涵盖剧场、社会、市场互相作用的全方位良性文化生态。《望星河》《伍子胥与哈姆雷特》《卿卿误我》等作品立意深刻,将文化底蕴的广阔深度与新时代舞台技术巧妙融合,拓宽了观众想象的情感空间。这些不同形式的孵化活动丰富了首都舞台,提升了公众文化素养,社会效益与品牌效应都有较高反响,为后续文化品牌建设发展持续助力。

新时代首都剧本孵化项目从“种子”出发,从“火苗”燎原,晨露虽小,却已折射千个太阳。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一级编剧)

郭怡琮《怡园艺话》等系列新书发布

本报讯 近日,中央文史研究馆举办郭怡琮馆员的《怡园艺话》等系列新书首发座谈会。首发新书共计5种,分别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从《怡园艺话》(郭怡琮卷)、《人民美术家郭怡琮卷》《美术家郭怡琮传》《传承大家——郭怡琮》《郭怡琮综画展文献集》。

此次发布的5部著作是郭怡琮艺术人生的立体缩影,其中既有对传统绘画技法的深刻诠释,又有对现代艺术创新的独到思考;既有个人创作历程的珍贵记录,也有美术教育理念的凝练升华。《怡园艺话》精选了37篇与艺术相关的文章,涉及他对亲朋师友的回忆和人生经历的感悟与游历,以及中国画创作和教学这几个重要部分。郭怡琮坦言,部分文章是“含着泪写就”的,这些文字记录了

他与艺术同行者“走过的路”,其间有与恩师的朝夕相处,有与同道的思想碰撞,也有独自探索时的迷茫与坚持。字里行间,流淌着他对于艺术的执着追求与对传统文化的深厚敬意,让读者真切感受到艺术的温度与力量,以及一位艺术家在传承与创新道路上的赤子之心。

郭怡琮是一位艺术实践与理论研究并行的学者型画家,其父为我国著名画家、美术史论家、美术教育家郭沫蓂先生。郭怡琮专攻中国花鸟画,为我国花鸟画人才队伍建设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此次系列文献发布为中国花鸟画的当代发展与国画发展史研究等,提供了扎实、珍贵的文献资料。

(任晶晶)

“铁笔撼山岳——李骆公艺术研究展”举办

本报讯 4月9日,“铁笔撼山岳——李骆公艺术研究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此次展览精选了李骆公120余件(套)艺术作品,以早期油画、交游篆刻、书法创作及晚期油画四大板块,系统呈现艺术家贯通中西、融会古今的艺术探索之路。

“铁笔撼山岳,方寸容天地”是艺术家李可染对李骆公篆刻艺术的赞誉。李骆公1936年进入上海美专师,从刘海粟、关良、倪貽德等人系统学习现代绘画,以“黑沙路”为笔名推动现代美术运动。后东渡日本深造,学习西方现代艺术。学成归国后,他将东方美学精神融入表现主义绘画语言,其澎湃的油画创作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李骆公的书法探索取法

甲骨、金文等精髓,以现代美学思维解构汉字造型规律,将八大山人、石涛、吴昌硕、齐白石等历代名家的笔墨精神熔于一炉,开创了兼具金石韵味与时代精神的“篆草”书体,拓展了传统书法的表现维度。

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表示,李骆公是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上的重要探索者。他倡导艺术需兼具“山岳的重量”与“骆驼的韧性”,在篆刻、书法等领域开辟新境。此次展览是北京画院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让公众得以重新认识在时代浪潮中坚守艺术本真、勇探新境的前行者。

展览将持续至5月11日。

(李晓晨)

我是先看到冯俐的短篇小说,后认识作者本人的。那一年,冯俐只有17岁,是陕西临潼的一名青年工人。那时的我也才30岁出头,是《北京文学》的年轻编辑。我惊异于这位叫冯俐的作者,小小年纪就在笔下展示出令人赞叹的才情和灵气。1985年,《北京文学》首次刊发了她的短篇小说《梦儿》。之后不到一年,又连续发表了她的两篇小说《布娃娃——给她》和《何必曾相识》。不过一年左右时间,一家刊物连续发表同一位年轻作者的3篇作品,这即使在文学的黄金时代——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也是不多见的。足见冯俐那时已展现了不可小觑的文学潜质。

作为责任编辑,我首次编发她小说时还未见过她本人。大约两年之后,她到北京参加中央戏剧学院的招生考试,我才第一次与她见面。我带着孩子去娘家住,让她住到我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备考。

之后我听到喜讯:她考上了中戏戏文系。在中戏学习期间,她举办了个人画展,参演小品、话剧……勤奋努力,才华愈加显现,是同学中的佼佼者。每次去学校看她,她永远开朗、自信,脸上灿烂着青春的活力和气息,周围的空气似乎都会被她感染。

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中国煤矿文工团任创作员。30岁时,她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原创大戏《人跟人不样》。在中国煤矿文工团她一待就是24年,直至2014年调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在“儿艺”又经历了整整11个寒暑。冯俐40多年的创作成果中最重要的大部分,于今就集聚在这部《冯俐剧作选》里。

看着她一路走来,我多是欣慰,为她的每一点成绩骄傲:

她的写作成果数量庞大,戏剧、影视剧本达几百部(集),综艺晚会任总撰稿、总策划百余台,加上小说、专栏文章、评论等,达数百万字。她获奖无数,囊括了几乎所有戏剧界的重要奖项。

她是一位题材、体裁的跨界实践者。她写过话剧、影视剧、歌舞剧、音乐剧、广播剧、儿童剧、芭蕾舞剧、小品……题材广泛,涵盖了工业、历史、家庭伦理、劳动模范、底层叙事……她的作品聚焦社会现实与人性深度,比如《好人丛飞》《中华士兵》《山羊不吃天堂草》,等等。她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不回避黑暗、但信仰光明的现实主义精神。冯俐的写作提醒我们,真正的现实主义永远是站在大地上仰望着星空。当观众走出剧场,内心仍会留下深深的思考,它们或许不能疗愈解决问题,但足以让我们的眼睛在黑暗中保持必要的敏感与温润。

听说冯俐被调去儿艺时,我就意识到,她不仅面临着新的挑战,也可能面临新的机遇——她可以在儿童剧的领域开拓、深耕。我预感到她在这个新的场域会有更大成绩,但仍未想到,她竟干得如此精彩。

11年过去,她在儿童剧领域收获了累累硕果,成就令所有人瞩目:不仅创作了多部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作品,比如儿童剧独角戏《木又寸》、成长戏剧《山羊不吃天堂草》、歌舞剧《猫神在故宫》等,结束了不少大人孩子几十年只知道《马兰花》的局面,还通过独特的选材、视角和艺术表达,重新定义了儿童剧的边界、深度和可能性,赋予这一艺术形式更高的文学性与思想性,既为儿童提供情感共鸣、心灵成长空间,也为成人观众带来深刻省思。她推动了儿童剧从“哄孩子”向“滋养心灵”转型,对下一代的人格养成有巨大作用,是百年树人的功业,功在当代,更在千秋。

我为她的所有成绩欣喜、骄傲!

但每每想到她,看到她,也常有心痛:她太累了。说她是文艺界的劳动模范,绝不为过。她的40年写作生涯,有起码30年是业余写作状态。她担任的院长、副院长,不是荣誉职务,不是挂名,那是实打实要每天坐班、干活儿的。她要带队出京、出国演出;要组织创作班子,为别的编剧审剧本、提建议,直至上手修改定稿;……她的一些作品是在天空(航班)上写就的。最忙的几年里,她整年未歇过一个休息日。她有干不完的行政工作,甚至琐碎到要统计全团人出差的上千张发票单据,就是在这种行政工作的挤压和时间的缝隙里,她完成了这些皇皇剧作。我真佩服她能做到于如此繁忙中而高产,且一部部俱是精品。

写作《好人丛飞》,她只用了4天半时间,期间还以副团长身份出面处理了团里一位老革命的后事,并代表单位安慰了其家人。写作《山羊不吃天堂草》,也仅用了9天时间就完成了初稿。她曾戏称自己是“八爪鱼”,可以同时做无数事。我真是难以想象,她是怎么撑过来的,恐怕只能说这是一种信念吧,对她所爱的一切的信念。

在这种超负荷的运转中,她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和持久的学习能力。冯俐从16岁开始发表作品,可以说是早熟的作家,但她从未止步不前。除了本专业的学习之外,她学历史、哲学、自然科学,她还始终自觉地向生活学习,向写作对象学习。在煤矿文工团,她是下矿井次数最多、累积时长最长的人。为写《警徽警戒》,她经常坐着警车与警察一起巡逻,以至于看过这部电影和剧本的警察都猜:编剧一定是位老警察。话剧《好人丛飞》的原型也亲口告诉冯俐,她写的话剧中的丛飞,与生活中真实的丛飞,包括生活细节与细微的情感波动,有七八成以上重合。冯俐说,她之所以能做到这些,是因为专业积累的敏感和捕捉能力。我却觉得,这是源自她心底的善良和对人性的彻悟。

在我眼中,冯俐是心怀大爱的人,善良与爱是她生命的底色。

她爱她选择的专业,爱她的职业,爱她笔下的人物,爱她工作过的每一个单位,以至于凡是单位交办的工作,无论是剧本编写还是晚会排练,她勉为其难也要以冲锋的姿态去完成。

她本不是女强人,她热爱生活,总是衣着得体、知性优雅,笑容如沐春风。

她更爱她的亲人,她是孝顺的好女儿、好儿媳,她是好妻子、好母亲。她的细致、体贴令人闻之动容。我曾经担心她因为太忙疏忽了跟孩子的交流,后来才知道,除了出差,她居然能做到每天挤时间与孩子相处。如今,她的女儿已成为非常有前途的画家,这套《冯俐剧作选》的封面便是她女儿所绘。

她也爱她的同事和朋友。儿艺有200多员工,他们的情況她皆能如数家珍。她每天有那么多事要忙,我的父亲去世以后,她却执意要接我去她家住两天,为了安慰我,彻夜陪我聊天。

前不久,她又到新的工作岗位任职了——到中国歌舞剧院主持工作。我丝毫不怀疑,她会做出新的更多的贡献,开创新的局面。

(作者系《北京文学》杂志社原社长)



儿童剧《山羊不吃天堂草》剧照

《冯俐剧作选》,冯俐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7月